

上岭村编年史

凡一平 著

乡村记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上岭村编年史

凡一平◎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岭村编年史 / 凡一平图书. -- 北京: 中国青年

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153-5162-9

I. ①上… II. ①凡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2617 号

责任编辑 侯群雄 叶栩乔

装帧设计 刘红刚

内文设计 李 平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 www.cyp.com.cn

门市部 010-57350370

编辑部 010-57350401

印 刷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8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337



凡一平，本名樊一平，壮族。1964年生，广西都安县上岭村人。先后毕业于河池师专、复旦大学中文系。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，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，第十二、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广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以来，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跪下》《顺口溜》《上岭村的谋杀》《天等山》等六部，小说集《撒谎的村庄》等八部。曾获铜鼓奖、独秀奖、百花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双年奖等。长篇小说《上岭村的谋杀》《天等山》等被翻译成瑞典文、越南文、俄文等出版。

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：《寻枪》《理发师》《跪下》《最后的子弹》《宝贵的秘密》《姐姐快跑》等。

目录

一

丙申年记

001

二

丁酉年记

061

三

戊戌年记

123

后记

186

丙申年記



上岭村有人要娶亲了。

娶亲的人是蓝能跟，一个四十五岁的光棍。但娶亲之后，他就不是光棍了。

蓝能跟有个弟弟，叫蓝能上，是一个美国人，或者说，是一个定居美国的上岭人。他二十三岁赴美留学，然后留美工作，已经十七年了。

蓝能上从美国给哥哥蓝能跟带回一个女人，做嫂子。

上岭村炸了天。从消息走小道悄悄散布开始，村庄就像一个漏进阳光雨露的洞穴，明朗而滋润。这个村庄太缺少女人了，十个男人八个光棍，就像普遍没有授粉的庄稼，虽茁壮成长却颗粒无收。都说男人做光棍的原因是穷，穷的原因是懒和好赌——上岭村几乎人人会赌，麻将、扑克的各种赌法，老中青幼，没有不会的。当然其他村庄的人也有赌的，只不过上岭村赌风更甚。它像一个磁场或者博彩中心，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来赌，人称“小澳门”。但这个“小澳门”

很惨，外来人不仅卷走了所有的钱，还让众多“小澳门人”背上了或多或少的债务。整个村庄经济萧条，鸡鸣狗盗。这种惨状，还会有什么女人敢嫁上岭村的男人呢？自然是极少的。

蓝能跟也会赌，但是他不赌。别人赌的时候，他看着，却从不参与，就像霍元甲小时候，看别人练武，师父也不教，照样学得武艺，却不肯出手。有人可惜并指责蓝能跟辜负了一个赌性十足的名字，能跟不跟，不是奇人就是个傻卵。

不赌的男人也讨不到老婆，这跟赌的男人讨不到老婆有什么不一样？

蓝能跟讨不到老婆是因为丑。丑得可怕。

关于蓝能跟丑到什么程度，如今的青少年都能回忆起他们小的时候，一旦哭闹，父母只要一提到蓝能跟的名字，立马就不哭不闹了。还有，小孩问鬼是什么样子的時候，大人就会说是蓝能跟那个样子。本村和邻村有妇女但凡生了怪异的小孩，都归罪于生前遇见或梦见蓝能跟了，而蓝能跟也认可，都尽可能地送上一笔钱，算是赔罪。

蓝能跟原来是不丑的。在三十岁之前，他是个壮实而英俊的汉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有不少比他早熟的女生暗恋他。他的书本常常夹有五元、十元的钞票以及诗情画意的卡片，都不知道是谁送的，或者是装作不知道。那时候的蓝能跟父母双亡，悲苦至极，哪有心思谈情说爱。他满脑子只有两个问

题：弟弟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为了保证刚读初中的弟弟能正常上学，蓝能跟选择了辍学，高中没毕业就打工去了。他到南丹当了一名矿工。矿工比其他工种能多挣钱，就是苦和累，还比较危险。但蓝能跟一心只想挣钱，辛苦劳累和生命危险他都置之脑后。他在矿山一干就是十一年多，直到惊天动地的一次瓦斯爆炸。

瓦斯爆炸的时候，弟弟蓝能上已经去美国留学两年了。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硕士，研究人工智能。哥哥死里逃生重度伤残，他是在事故发生一年半以后才知道的。不幸中万幸的消息为什么姗姗来迟，一是因为当地政府瞒报，二也是因为哥哥轻描淡写、只报喜不报忧。他昏迷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允许把事件和他的情况通知弟弟。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能通知他的弟弟，他是唯一能联络上他弟弟的人。他请病友帮忙给弟弟发手机短信报平安，只说事故中伤了点皮毛，没什么大碍。弟弟也傻，信以为真。直到又过了三年，弟弟回国回家，见到面目全非的哥哥，方才痛心疾首、肝胆欲裂。

哥哥已经变得没有人样。他的整个脸部和头部被火烧得严重畸形，鼻子、嘴巴、耳朵以及皮肉几乎完全看不清分不明，像是一团烤焦了的肉馍。他的上半身也有烧伤，前胸后背疤痕凹凸不平，此起彼伏，像是丘壑纵横的沙盘。幸好他还能直立行走，手能干活，也能说话，让弟弟相信他还是个人。

看着可怜兮兮的哥哥，想着哥哥这么多年的奉献和牺

牲，弟弟蓝能上决定辞掉已在美国找到的工作，留在国内，以便照顾哥哥。但是哥哥蓝能跟怎么可能允许呢？绝不允许。他说能上，你不回美国去，是在逼我自杀。我死了你就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总之我死活都要你回美国去。你是愿我死还是愿我活？弟弟边做抉择边照顾了哥哥一段时间，然后回美国去了。

再度赴美之后，弟弟蓝能上有过两次回国，包括今年这次。

上次回国是五年前，春节。三十五岁的弟弟出现在上岭村，探望四十岁的哥哥。他的这次探亲，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或者说责任，是给哥哥讨一个老婆。蓝能上现在已经非常有钱。他以为有钱，就一定能实现愿望。在这之前的两年，他已经出资五十万元，建起了新房。三层洋楼在上岭村不算最高，但因为设计、装潢别具一格，却是最出众、最有品相的一幢，像是鸡群里的孔雀。亲事未动，房子先行。蓝能上以为并且相信，凭着一幢出类拔萃的房屋，一定能为哥哥招来一名新娘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弟弟蓝能上在高大上的房屋运作了一个月，精诚求告，挥金如土，也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哥哥蓝能跟。钱财在丑的面前无能、无力，像是火遭遇水，船碰撞了礁石。

看着比自己还沮丧的弟弟，哥哥安慰说，能上，算了，钱都不能使鬼推磨了，你就别再费劲。赶紧回美国去，结婚

成家吧。

蓝能上说，不，我立过誓的，哥哥不结婚，我就不结。

蓝能跟说，你对哥哥的誓言算什么，撤销了吧。你不成家，我们蓝家就没有后，这是大事。蓝家的香火，就指望你了。

哥哥的后半句话，说服了弟弟。他很快回到美国，并且很快结了婚。妻子是个美籍华裔，在美国出生，学中文的时候与蓝能上认识的，等于嫁给了自己的老师。妻子相当性感、漂亮，让当丈夫的蓝能上总是有无穷无尽的欲望。每次与妻子云雨之后，蓝能上必定想念自己的哥哥。哥哥也是个男人呀，他怎么会不想女人呢？他怎么能没有女人呢？我现在拥有的幸福生活，难道不是哥哥给的吗？难道不是建立在哥哥的痛苦之上吗？哥哥不能没有女人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给哥哥找个女人！

这不，蓝能上给哥哥蓝能跟带回了一个女人。

离春节还有十天，蓝能上出现在南宁机场。他租了一辆房车，亲自驾驶，从机场奔往上岭村，于傍晚的时候到达。

哥哥这天没有去赌博点观赌，他像是预感到弟弟会来，从下午就在房屋的露台上喝茶，时不时站起来瞭望一番。他看见一辆豪车开来，在夕阳中闪闪发光，像一把银梭。他断定不是赌客，也不是回来过年的在外打工的村人，而只有骄傲的弟弟才配坐这样的豪车。

豪车停在自家门口，从车上下来的却只有弟弟一个人。

“弟妹呢？我侄子呢？”蓝能跟问。

“他们不回。”蓝能上说。他取下部分行李，然后摁动车钥匙上一个按键，车门自动关闭。

哥哥当然失望，等待弟弟解释。弟弟去了一趟厕所，又洗了一把脸，回来接过哥哥递的茶水。茶水喝完了，也没有解释。哥哥就想，一定是因为自己太丑，弟妹和侄子回来，弟弟怕吓着他们。他认为他的这个想法是成立的。

弟弟从包里取出了很多的相片，递给哥哥。

蓝能跟一一看着照片。照片上，是美丽的弟妹、漂亮的侄子以及亲爱的弟弟在美国家中、户外的合影和独照。一幅幅照片，像蝴蝶、蜻蜓，在蓝能跟眼前飞舞。蓝能跟眼含热泪，看了又看。

蓝能上把哥哥手上的照片全部收走，放在一边。然后，他递上了另外一张照片。

这是一个女人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女人比弟妹还要漂亮十倍。

蓝能跟问弟弟：“这是哪个？”

“喜欢吗？”弟弟问。

哥哥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和我又没关系。”

“哥，你肯定你喜欢她？”

“谁不喜欢。”哥哥说。他忽然把照片还给弟弟，像是看着难受。

弟弟把照片又推回来：“那她就做我的嫂子，哥。”

哥哥大惊，犹如晴天听到霹雳：“开什么玩笑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真的，哥。”

“人家愿意？”

“愿意。”

哥哥看着弟弟，盯着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清冽得像没有鱼的泉，不像是骗人。

“哪里人呀？”蓝能跟问。

“中国人。但是是从美国过来的。”

蓝能跟有点蒙：“人呢？”

“就在车上。”

“我看见车上不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我藏起来了，不让你看见而已。”

“那赶紧请人下车呀，”蓝能跟说，“在车上多闷呀！”

蓝能上拦住正欲起身的哥哥：“哥，你先别急。等我跟你详细地说明，再请她下来。”

“这样好吗？不好吧。”蓝能跟说，他觉得把人扔在车上是失礼的行为，要尽快结束这种行为。

“没事的，哥。她不怕闷，能忍。从美国到这里，一万多公里，几十个小时，忍过来了，不差这一会儿，”蓝能上说，“但是我必须详细地跟你说明，才能请她下来。这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”

蓝能跟见弟弟态度坚决，便说：“那你快说吧。”

蓝能上没有迟疑，像是早有准备，开始说明：“哥，我带来的这位嫂子，不是一般的女人。可以说，是一位特殊的女人。她跟常见的或者说跟普通的女人不一样，但又有一样的地方。先说不一样。第一，她不吃东西，就是说，肉呀饭呀青菜呀，等等，荤的素的都不吃，也不喝水。第二，她不能生孩子。不能为哥生孩子，我感到很遗憾。但是她可以照顾哥哥，简单地照顾，比如提醒哥哥到时间吃饭、睡觉、起床呀之类，都可以。第三，她不会吵架。也就是说，你做错了什么，她不会反抗，只会顺从。所以哥哥你要尽量避免犯错误。第四，她不会老，永远像照片上一样年轻、漂亮。这是主要不一样的四点。下面是一样的地方，主要也是四点。第一点，她会说话，普通话、英语都会。她还会唱歌，你叫她唱歌，她就给你唱。第二点，她有温度，也就是说，她的身体也可以是冰凉的，也可以是暖热的。你理会她的时候，她便是热的，不理睬她的时候，便是冷的。第三点，她爱美，喜欢干净。第四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她能给男人带来快乐。男人，就是丈夫吧，只要有欲求、有冲动，她就会顺从，让你得到满足。哥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蓝能跟一面听着一面想象、揣摩，点了点头，像是领会了弟弟的讲话精神和意图，也像是接受了弟弟给他带来的特殊的女人。

“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美伶。美国的美，伶，单人旁一个命令的‘令’。”

“美国的女人，是这意思吗？”高中文化的哥哥说。

“但相貌是我们中国女人的相貌，黄种人。哥，不喜欢这名字我们可以改。”弟弟说。

“不改。”哥哥说。

“那……我们现在就去请嫂子？”弟弟对哥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

两兄弟来到车边，打开车门，只见车厢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箱子。箱子上写着外文。哥哥、弟弟先后上车，小心翼翼将箱子挪动，从车上搬下，再移进家。

“拆箱后，还要安装。哥，你最好回避一下。妥当后我叫你。”蓝能上说。

哥哥蓝能跟乖乖地出了家门。他在自家房屋附近徘徊，不敢走远，也不想走远。这幢耗资五十万元其实价值远远超过五十万元的别墅，就要进驻女主人了。她叫美伶，将是我的女人。我终于有女人了！蓝能跟心想。虽然眼下只是看到美伶的照片，但已足够让中年男人蓝能跟心潮澎湃、欲火中烧。要知道，蓝能跟至今都没有与女人有过男女之事，也就是说他中年之躯却依然是童男子呀。他熬了那么多年，终于熬到了头，迎来了渴望的女人。虽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女人，蓝能跟从弟弟的讲解中也大致明白这是一个怎样特殊的女人，他从网上也看到过对这种特殊女人的宣传，说白了就是性爱机器人。蓝能跟当时看到居然有这等与女人功能一模一样的人的时候，是狠狠地激动和想入非非了一阵子的。这是多么适合我这种男人的女人

呀，她可以用钱买到，她不会惧怕、嫌弃我的丑陋。她不会生孩子更好，因为如果有孩子，面对一个丑得像鬼一样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，蓝能跟想。蓝能跟不承想这种适合他的女人会走入他的生活，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。谢天谢地，这种望尘莫及、望而却步的女人竟然真真切切地来到他身边，被他拥有。老天是有眼的，地也是长着灵心的，看到了我这个可怜的男人，感觉到了我这种男人的欲求。谢谢了！蓝能跟忽然扑通跪下，叩拜天地。天顿时下起了雨，地上的草木晃动了起来。哗啦啦的声响像一副麻将同时搅动，此刻更像山中飞禽走兽欢欣雀跃的鸣叫。

弟弟蓝能上安装、调校和布置完毕，唤回了哥哥。他把哥哥带进主卧，那也是哥哥的卧室。一个女人在床上坐着，罩着红盖头。她身着白色的裙子，露着纤长的双臂，手掌规矩地搁在两边的膝盖上，并拢的腿脚稍微地歪斜，看上去端庄、优雅。

蓝能跟愣愣地站在那儿，看着几步之遥的床上的女人，不知所措。弟弟蓝能上也没有进一步教导，他似乎觉得已经没有教导的必要。哥哥是个生理正常的男人，还有高中文化。知识的启蒙和本能的驱动，相信哥哥一定能无师自通，何况枕头边，还放着一本中文版的使用指南。或许是因为弟弟还在身边，哥哥才止步不前。聪明的弟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从背后推了哥哥一把，然后退出卧室，关上房门。

蓝能上离开这幢房屋，彻底地不让哥哥受外人影响。

屋外雨还在淅沥沥地下着。他进入租借来的车辆，闭门锁车，只让天窗撑开一条斜缝。他躺在放倒的椅子上睡觉。数年的焦虑和几十个小时的奔波，使他身心疲惫。现在，他似乎可以放松了。是的，他很快进入了梦乡。他在上岭梦见了上岭，在哥哥的附近梦见哥哥。他梦见哥哥正在掀开“嫂子”的红盖头，像各种庆典的揭幕一样，充满喜气。“嫂子”的美貌果然让哥哥惊喜万分，与照片毫无二致，只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为这可是具体的立体的女人呀。她肤白皮嫩，光滑温润，犹如凝脂。她的眼睛又大又圆，闪烁着温柔的光泽。她的声音甜美，像世间最好乐器的集成。她的言语更加动听，句句直抵哥哥心坎，令哥哥陶醉和亢奋。哥哥情不自禁拥抱、占有美丽的新娘，像石痴打磨、把玩绝世罕见的美玉。远嫁上岭的美伶也顺从地迎合、服侍自己的男人，名义上说就是自己的丈夫。像是对健壮阳刚、孔武有力的丈夫十分满意，她发出愉快的呻吟。呻吟声挑逗、刺激着征服欲与成就感俱强的哥哥，让他备受鼓舞、增添能量。他像一匹埋没多年终于扬蹄的千里马，奋力驰骋，永不停歇。

蓝能上从车上醒来起身的时候，天已大亮。雨后的村庄碧空如洗，阳光明媚。神清气爽的蓝能上站在家乡的土地上，像一株适逢风调雨顺的果树。他长久伫立，忘乎所以，像是忘记了哥哥的存在。

忘记弟弟存在的，恰恰是哥哥。夜以继日、深耕插播的